

928
セ
27

誠齋集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四

詩話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
云映塔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
孫氏陵云山鷺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
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
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云鷺隨入戶樹花逐
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
行地月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

劉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
勝庾矣南朝蘓子卿梅詩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
香來介甫云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述者不及
作者陸龜蒙云慙慙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
春介甫云慙慙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作
者不及述者

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
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
人賈至詩也特改五字耳賈云桃花歷亂杏垂香
又不為吹愁又惹夢長
東坡云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

樓臺人寂寂鞦韆院落夜深深介甫云金爐香盡
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
花影上欄干二詩流麗相似亦有甲乙

問君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宛
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又相隨遙遙訪赤城三十
六曲水回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岳度盡松風聲
此李太白詩體也麒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
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
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滌滌雙
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明月易

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
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
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峩岷眼高四海
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
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體也風
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又澗松無心古
鬚髮風天球不塚中粹溫又兒呼不羴驢失脚猶恐
醒來有新作此山谷詩體也

金針法云八句律詩落句要如高山轉石一去無
回余以為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

美重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夏月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
雪興難乘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
餐還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
而兩意者陳後山云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和
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之詩蘓
公刺暴公之譖已而曰二人同行誰為比禍杜云
遣人向市賒香秬喚婦出房親自饌上言其力貧
故曰賒下言其無使令故曰親又東歸貧路自覺
難欲別上馬身無力上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

戀別之意而不忍又朋酒月勸會老夫今始知朝
其獨遺已而不招也又箕目不赴而云野雪興難
乘此不言熱而反言之也唐人云葛溪漫漈千將
劍却是猿聲斷客腸又釣臺如今亦有垂綸者自
是江魚賣得錢唐人長門怨錯把黃金買詞賦相
如自是薄情人崔道融云如今却羨相如富猶有
人間四壁居

詩有驚人句杜山水障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
山起煙霧又研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
遙憐天上桂華孤為問姮娥更有無月中幸有閑

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韓子蒼衡嶽圖故人來自
天柱峯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山坡陀幾百里安得
置之行李中此亦是用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
有東海杜牧之云我欲東召龍伯公上天揭取北
斗柄蓬萊頂上幹海水水盡見底看海空李賀云
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
鈞又云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月
月近彫梁李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

人扶太極是夕降元精

七言虞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宮乃為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於李杜蘓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沈酣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

不汙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閑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武所不得聞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得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為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早春到後宮遲可謂怨誹而不亂矣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為微為晦為婉為不汙穢乎惟李義山云侍燕歸來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

盡而不汙矣

士大夫間有口傳一兩聯可喜而莫知其所本者如人情似紙番番薄世事如碁局局新又飽諳世事慵開眼會盡人情只點頭又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况莫來休又賀人休官重碧杯中天更大軟紅塵裡夢初收竟不知何人詩也又有朝巧官而事反拙者當初只謂將勒補到底翻為弄巧成此尤可笑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余嘗與林謙之論此事

謙之慨然曰但吾輩詩集中不可不作數篇耳如杜九日詩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統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幽然無窮矣東坡煎

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挹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椀卧聽山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安全喫到七椀坡不禁三椀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身後二字晉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幾兩履阮孚語五車書莊子言惠施此兩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至生梗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詩家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為妙法如山谷

猩猩毛筆是也猩猩喜著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筆用之抄書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以詠物初非猩猩毛筆事也左傳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而山谷中秋月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周禮考工記車人蓋圓以象天軫方以象地而山谷云丈夫要弘毅天地為蓋軫孟子云武成取二三策而山谷稱東坡云平生五車書未吐二策

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倅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

寬為吏以蒲為鞭寬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杜詩云忽憶徃時秋井榻古人白骨生蒼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此皆翻案法也余友人安福劉浚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茱萸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得此法矣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陽無限好其奈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鬪嬋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

春風各自愁如鷺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
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無歌舞來寄邇衣
云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折楊柳云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皆佳句也如
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在為問春歸有底忙祇是
蟲聲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秋百轉黃鸝看不見
海棠無數出牆頭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澗
底花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牧之云清
江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
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唐人云樹頭樹尾覓殘紅一

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
風韓偓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
側卧捲簾看介甫云水際柴扉一半開小橋分路
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東坡
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
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四句皆好矣

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真寺一百韻真絕
唱也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
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倡三歎之聲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
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鑑功父趙蕃昌父劉翰
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
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摧前五人皆有
詩集傳世謙之常稱重其友方者翦次雲詩云秋明
河漢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越逐
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有寄友人云胃
中糲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又台州秩滿而
歸云送客漸稀城漸遠歸途應減兩三程東夫飲
酒云信脚到太古登岳陽樓不作蒼壯去真成浪

蕩遊三年夜郎客一拖洞庭秋得句鷺飛處看山
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又荒村三月不
肉味併與瓜茄倚閣休造物於人相補報問天賒
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
有別春功父云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闌門絕似晚
唐人詠金林禽花云梨花風骨杏花糴黃薔薇云
已從槐惜葉更染菊為裳寫物之工如此余歸自
金陵功父送末章云何時重來挂隱軒為我醉倒
春風前看人喚作詩中仙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
超然矣昌父云紅葉連村雨黃花獨徑秋詩窮真

得瘦酒薄不禁愁武子云自鋤明月種梅花又云
吹入征鴻數字秋淵子云煖分煨芋火明借續麻
燈又客路二千年五十向人猶自說歸耕平甫題
釣臺醉中偶雨閑伸脚便被劉郎賣作名恭仲云
碎研生柴爛煮詩又有姚宋佐輔之一絕句云梅
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樣朋梅月蕭疎兩奇
絕有人臨月繞花行僧顯萬亦能詩萬松嶺上一
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作行兩回頭方
羨老僧閑又梅詩探支春色墻頭朶闌入風光竹
外梢又河橫星斗三更後月過梧桐一丈高又有

龐右甫者使虜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黃道
星辰北斗遍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
吾族前輩諱存字正叟諱朴字元素諱杞字元卿
諱輔世字昌英皆能詩元卿年十八第進士其叔
正叟賀之云月中丹桂輪先手鏡裡朱顏正後生
吾鄉民俗稻未熟摘而蒸之春以為米其飯絕香
元素有詩云和露摘殘雲淺碧帶香炊出玉輕黃
余先太中貧嘗作小茅屋三間而未有門扉于元
卿求一扉元卿以絕句送至云三間茅屋獨家村
風雨蕭蕭可斷魂舊月相如猶有壁如今無壁更

門昌英有絕句云碧玉寒塘瑩不流紅渠影裡立
沙鷗便當不作南溪看當得西湖十里秋

吾州詩人瀘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
入京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絕句云江水磨銅鏡面
寒釣魚人在蓼花灣回頭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
流下灘紹興間宰相秦檜力主和我之議卿先生
胡邦衡名銓時為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
瞻送行詩一封朝上九重闕是日清都虎豹開百
辟動容觀奏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
上身落南州瘴海間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庭行召

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挂傾危癡兒
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月女奴諛皆瞻落
平生忠義秬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
護持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

孝宗登極召為國子監簿以老請奉祠除直敷文
閣宮觀

尤延之嘗誦吳則禮詩華館相望接使星長淮南
北已休兵便須買酒催行樂更覓何時是太平滿
船賣了洞庭柑雪色新裁白紵衫喚得吳姬同一
醉春風相送過江南又楓葉蘆花滿釣舫水風清

處枕琴眠覺來失却瀟湘月却問青山覓酒錢
神宗微猷閣成告廟祝文東坡當筆時黃魯直張
文潛晁無咎陳無已畢集觀坡落筆云惟我神考
如日在天忽外有白事者坡放筆而出諸人擬續
下句皆莫測其意所向頃之坡入再落筆云雖光
耀無所不充而躋次必有所舍諸人大服

潤州火藝畫室廬惟存李衛公塔米元章庵元章
喜題塔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菴有輕薄子於
塔菴二字上添注爺孃二字元章見之大罵輕薄
子再於塔菴二字下添注颯糟二字蓋元章母嘗

乳哺宮中故云糟字本出漢書霍去病傳云麇臠
蘭山下注云今謂糜爛為麇糟輕薄子用糟字黏
菴字蓋今人讀麇為菴讀糟為子甘切添注遂成
七言兩句云神護衛公爺塔颯天留米老孃菴糟
矣

鄉先生劉尚書才邵字美中云劉弇偉明猷南郊
大禮賦首句云粵惟古初材獯有祭大音小大南
郊大禮祭天地祖宗而比之材獯之祭此譬如千
葉萬騎羽獵長揚而於其間說鬪蝦蟇

劉侍郎岑字季高居建康中書舍人張孝祥字安

國時為師選往甚密一日安國忽具衣冠造李高
李高驚異未出先令人問盛服而來何故安國曰
欲北面書法李高不辭讓着道服而出安國即令
人扶李高納再拜者再李高亦不辭讓安國請曰
云云李高答曰云云大意令安國學李邕書
徽宗嘗問米某蘓軾書如何對曰畫黃庭堅書如
何曰描卿書如何曰刷
高宗初作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字後作米字天下
翕然學米字最後作孫過庭字故孝宗
太上皆作孫字

韓退之答李師錫書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
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塵尾勒
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三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
好如見王公焉退之作河南少尹李素墓銘云高
其上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此用東方
朔諫武帝近董偃云奈何乎陛下退之上宰相書
云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蒯
將叛邑人歌之曰恤恤乎秋乎悠乎又杜兼墓銘
云事在于人月遠日忘此用晉書張駿語謂中原
之於晉日遠日忘又平淮西碑自皇帝日光顏汝

為陳許帥曰重胤云云曰弘云云曰文通云云曰
道古云云曰愬云云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此
用樂典命九官文法也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抑之欲其粵楊之欲其朋
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
存之欲其重此用周禮考工記函人句法云眡其
鑽空欲其怨也眡其裡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
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
無斷也

韓退之行箴云宣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

善安在柳子厚憂箴云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
而勇不宜而恐二箴相似未知孰先為之者曾子
固送王無咎字序云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
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宣予之
所望於補之哉此用孟子句法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而介甫送陳升之
序云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煦
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望於升
之也子固送王希序介甫九曜閣記言洪撫兩州
山川之勝遊覽之樂亦大略相似未知孰先為之

者

李彌遜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堂請劉尚書義中作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氛暫翳園景斗於星中孤光耿耿洪河潰溢滔天橫鶩屹然中流見此底柱又云公人中之龍那肯屈節於大羊又云欲贖忠襄人百其身彌遜歎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生姚孝寧祭李清卿文首句云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嶽必蹶又云公人中龍肯臣大豕又云賦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爵齒大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又云欲

贖清卿人萬其身萬又何多一世猶輕又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決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倏然蓋清卿之父避亂至廬陵嘗館於義中之家故義中得此文予少時嘗於劉彥純家見其全篇今亡矣可惜廬陵村落地名何山有金地寺壁間有廬陵丞某人留題云今朝憩息來金地何日翱翔到木天觀者歎其對後義中再入館職唱和云見說木天猶突兀暫時金地亦清閑是時南渡之後駐蹕臨安百司官寺未立暫寓一僧舍為秘書省而汴京本省猶未毀義中

此聯朝士歎其親切

詩句固難用經語然善用者不勝其韻李師中云
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莫矣天無晴又山如仁者
靜風似聖之清又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
奈何

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杜云弟子貧原
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
有用文語為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
兩穰苴蓋用如六五帝四三王

有用法家史文語為詩句者所謂以俗為雅坡云

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如前卷僧顯萬探友闌
人亦此類也

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濕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
云因過竹院逢僧語又得浮生半日閑坡云慙慙
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杜夢李白云落月
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山谷簾詩云落日映江波依
稀比顏色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祇是說家鄉呂居
仁云如何今夜雨祇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
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為新奪胎換骨杜蜀山水圖
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掉

彫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斫崖韋偃樹小雨
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

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此
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
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醪醑
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
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
荷花似六郎之意

歐陽公作省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為第
一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為

第二坡來謝歐歐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有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事在
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他日再問坡
坡云曹操滅袁紹以表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何經見融曰以
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臯陶之事某亦意其
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
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然予嘗思之禮記云獄成有
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
司又曰在辟王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坡雖

用孔融意然亦用禮記故事其稱王謂王三皆然
安知此典故不出於堯客有自秦少游許來見東
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言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
樓連遠橫空下臨繡轂彫鞍驤坡笑曰又連遠又
橫空又繡轂又彫鞍又驤也勞攘軼亦有此詞云
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東坡談笑善謔
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饗之飲散諸妓歌曾直弑詞
云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
喫草諸妓立東坡後憑東坡胡床者大笑絕倒胡
床遂折東坡墮地賓主一笑而散見蜀人李珣說

也

東坡知徐州李定之子某過焉坡以過客故事宴
之其人大喜以為坡敬愛之也因起而請求薦墨
坡陽應曰諾久之閑談坡忽問李曰相法謂面上
人中長一寸者壽百年有是說否李曰未聞也坡
曰果若人言彭祖好一箇歎長歛李大慚而遁見
王僑卿說

東坡嘗宴客俳優者作技萬方坡終不笑一優突
出用捧痛打作技者曰內翰不笑汝猶稱良優乎對
曰非不笑也不笑者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蓋

優人用東坡王者不治夷狄論云非不治也不治者所以深治之也見子由五世孫奉新縣尉懋說予過金山見妙高臺上桂東坡像有坡親筆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今集中無之予肯為零陵丞嘗肩輿過一野寺前壁間有山谷親筆一詩予小立肩輿誦之三過既歸書之止記一聯云春將國艷熏花骨日借黃金縷水紋今集中亦無之蔡攸幻慧其叔父下荆公塔也下攜攸見公一日公與客論及字說攸立其膝下回首問曰不知相

公所解之字為復是解蒼頡字為復是解李斯字不能答拊其頂曰你無良你無良見劉尚書義中說

東坡赤壁賦云扣舷而歌曰云云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山谷為坡寫此賦為圖障云扣舷而歌曰又云其聲嗚嗚如怨如慕去之歌然三字覺神觀精銳孫仲益作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周茂振曰既呼又嘯易嘯為響退之盤谷序云妬寵而負恃張文潛云妬寵一字

頁特兩字非句律與下句云爭妍而取憐不類又
既曰頁又曰特為復特當作特

本朝制告表啓用四六自熙豐至今此文愈盛有
一聯用兩處古人全語而雅馴妥帖如已出者介
甫賀冊后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陰陂私謁之
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興間劉義
中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吉水丞龔尹字正子
以啓賀之云技巧工匠精其能自元成之間鮮能
及號令文章煥可述雖詩書所稱何以加尹又上
湯丞相啓云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

豈復賢於周公後二語用韓退之上宰相書中書
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蘓謝 上表云雖自
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然
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王履道賀唐秘
校及第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
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
翦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而皆倒易二字東坡答士人啓云媿無琴瑟肯酒
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真古之益友此雖增
損五六字而特圓美至翟公巽行麻制云古我先

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
則前二語熟而後二語突兀矣四六有一聯而用
四處古人語者張欽夫荅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
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
乃如一人語王履道行余深少年制云仰惟前代
守文為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其意亦貫紹興間
金人歸我河南地洪景伯賀表云宣王復文武之
士可謂中興齊人歸鄆謹之田不失舊物屬聯工
夫然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四六用古人語有用其一字之聲而不用其字之

形者書曰人惟求舊而介甫謝 上表去仁惟求
舊義不遐遺乃易人為仁莊子曰副墨之子聞之
洛誦之孫副墨謂文墨之有副本洛誦謂洛人之
善誦讀者而介甫賀生皇子表前一聯言成王父
王子衆多而繼之以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
誦康功茂乎岐昌則以洛誦為成王矣蓋成王名
誦而卜洛故也此文人之舞文弄法者也

四六有截斷古人語五字而補以一字如天成者
有用古人語不易其字之形而易其意者漢書云
在漢廷無出其右論語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而翟

公巽賀蔡攸除少師啓云朝廷無出其右父子同
升諸公既截斷其語而補以一字讀者不覺其補
而又易文字為父子子之一字雖同而文子乃人
名父子非人名也此巧之至也子年身居江湖之
上公治長雖在縲絏之中而東坡謝罪表云身寄
江湖之上夢遊縲絏之中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
心左傳云吾必使汝罷於奔命翟公巽一年之中
移作數郡太守謝表云憂患失其本心筋力罷於
奔命亦此類也

四六有作流廉語者亦湏典而不浮東坡謝知湖

州表云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謝知密州云
賓出日於嚴譙江山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
閑謝賜笏帶云草木何知被慶雲之渥彩魚鰕至
賤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汪彥章賀
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銀山金成宮闕浩如玉海
虹貫山川此皆典而不浮孫仲益亦多此等語至
橘林則浮靡而不典矣

四六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韓退之
表云地彌天區界軼海外北嶽醫閭神畏受職折
木天街星宿清潤曾子固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

崑崙勃澥波瀾不驚王履道行种師道麻制云封
疆開崑崙積石之西威譽震大漠荒之北

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行葦之詩
云仁及草木牛羊勿踐履此盛世之事也又鴟鴞
之詩云曰予未有室家風雨所漂搖此謂鴟鴞之
巢也王履道北人也靖康避亂遷謫在八桂思鄉
里墳墓作青詞云萬里丘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
年鄉社室家風雨之漂搖

有客在張欽夫坐上舉介甫賀冊后妃闕雖雞鳴
之聯以為四六之妙者欽夫因舉東坡賀冊后表

云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下逮海隅夫婦無有
愁歎笑曰此全不用古人一字而氣象塞乎天地
矣

中書舍人洪景廬知婺州召至都下而從臣未有
虛位

孝宗除為在京官觀兼侍讀太府少卿

張抑字子儀以啓賀之云珍臺間館冠皐伊之倫
魁廣厦細旃論唐虞之聖道前兩句用揚雄賦全
語後兩句用王吉疏全語皆西漢文章也子儀對
予舉似予驚歎擊節以為不減前輩未幾景廬入
翰林為學士適梁叔子丞相以病辭位

孝宗愛重之不聽其去累辭不得已拜大觀文體
泉觀使兼侍讀景廬當筆麻制中全用此一聯是
日朝士聽麻者皆稱賞之不知其為子儀語也
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超
絕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啓云言天下之所未嘗
任大臣之所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
也

循王張俊妾封夫人中書舍人程子山行詞以異
姓王對如夫人朝士稱之
靖康遣鼎山割三鎮與金人請和三鎮之民不肯

左社群起歐山至死而 朝廷或傳其生詞臣行
加恩詞云風寒易水知士去之不還月遠長安怪
人來而未至汪伯彥黃潛善為相時太學之士陳
東以上書誅既而 高宗深悔之贈東諫議大夫
而罷汪黃二相後趙鼎為相汪黃有啓謝廟堂都
陽熊彥詩叔雅為趙客代趙答啓云一男子之上
書彼將焉罪諸大夫曰可殺公亦何心

靖康 二聖北狩皇屬畢遷中原無主惟

高宗皇帝在外獨免 隆祐太后以書勸進有云
猷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漢家之厄十世宜

光武之中興此汪彥章詞也建炎苗劉之禍未幾
僕辟赦書云斬鼉而立四極旣成開闢之勲取日
而授五龍復正神明之御此李漢老詞也

張邦昌旣僭竊竄謫謝 高宗表云孔子從佛眈
之召蓋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黨
顏博文之詞也邦昌初立時博文首上賀表云非
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其反覆如此

李綱罷相被謫汪彥章行詞云朋姦罔上有虞必
去於驩兕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又云專殺
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說喜佞為一時群小之

宗客有問彥章者曰內翰頃有啓賀伯紀拜相云
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
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丞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
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與今謫詞一何反也彥章曰
某此啓自直一翰林學士渠不用我故以後詞報
之客又曰詞有云乃傾家積陰與賊通若行此言
則李公族矣怨豈至是此言何從答曰某如何知
得但見渠兒子自虜中歸

汪彥章初除北門有小官賀以啓云當年翰苑曾
聞學士之葫蘆今日玉堂又見司空之蘿蔔自以

為奇有問之者葫蘆事得非用

太祖皇帝嘲內翰陶穀所謂年年依樣畫葫蘆者
乎曰然又問蘿蔔何出曰昔司空圖在翰苑嘗作
蘿蔔詩聞者絕倒又吾州安福有歐陽寺丞叔向者
嘗為妻病作青詞云大小二便半月未通於水火
晨昏兩膳一粒不過於咽喉又近有代京丞相作
遺表者首句云身獨立於上台未踰三月瘡忽生
於下體幾及半年

莆田陳丞相作小朝士時

顯仁太后之喪嘗代

宰相乞

皇帝御殿表云雖天道何言四時自然

成歲然太陽不照萬物何以仰瞻識者已知其有宰
相器公後為左相辭位其客鄭僑惠叔代作表云
責任匪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
時豈久居牛僧孺語也幸未厭蕭嵩語也皆宰相
求去事未有如此親切者梁叔子丞相生日
孝宗賜酒物是時梁母太夫人在尤延之代作謝
表云小人有母雖喜君羹之膏大烹養賢每虞公
餽之覆

黃仲秉攝西掖行東坡贈太師謚文忠詞云朕考
百年治亂之原識諸老忠邪之辨惟小人無所忌

言集卷百十四

三六

憚使君子至於困窮又云某目無金牛意空凡馬
道不行而言立身愈退而名高又云言之尚至於
歎嗟聞者亦為之興起戶部侍郎史正志自請為
諸路發運使通行州縣凡合起上供及江上餉師錢
穀盡以為羨餘而獻之 壽皇大喜既而歲莫上
供無一州至者叔曾大窘奏其事 上大怒即日
罷黜仲秉行詞有云多取贏於郡國無遺筭於雞
豚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本無心計無三年之蓄曰
不足徒有口才及仲秉為刑部侍郎觸一權貴句
外得丹陽謝廟堂啓曰一麾江海頗欲避西風之

塵兩鬢雪霜但堪飲北府之酒

王季海丞相為太常少卿時葛丞相楚輔為浙東
參議官以啓賀季海用雞檄對鵝經季海賞其的
對雞檄乃用王勃為諸王作鬪雞檄

山谷戲筆嘗書范文正公為舉子時作薤露賦有云
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指大口中爵出宮商徵
羽吾州劉沈丞相微時讀書山寺寺僧請公戲作
偷狗賦有云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
尚回顧兔之頭常州人諱打爺蓋嘗有子為五百
而其父坐罪當杖者其子恐他人杖其父之重而

身請行刑故有此譏士人有戲作此賦者云當年
祖述見而知聞而知後日孫權出乎甬反乎甬
投人詩文有語忌者不可不知人有上文潞公詩
用壽考字公曰五曰考終命和我死也說了程子
山自中書舍人謫為贛州安遠令士子上生日詩
用嶽降事子山曰降做縣令了更降去甚處周茂
振賀劉季高由謫籍放自便啓云十年去國驚我
馬之虺隤一月還家喜是翁之矍鑠季高曰是翁
却將對我馬此類多矣至如紹興間張叔夜之子
常先為江西常平使者有小官上啓其自序處云

叔夜麓踈次山漫浪常先大怒曰我爺何曾麓踈
雖常先不學可笑然小官亦當問上官家諱吉州
推官李椿嘗于一上官舉狀而上官家諱有複名
而一字椿者初許薦而後不與請予族弟炎正字
濟翁作一啓以解之云諱名不諱姓雖存羊棗之
遺文言在不言微亦有杏壇之故事上官遂舉之
濟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寧遠簿甚為京丞相
所知有啓上丞相云秋驚一葉感蒲柳之先知春
到千花難棄麻之後長丞相遂下待降掌故之令
也

尤延之嘗舉前輩四六有云秉圭執璧禮天地之神祇潔粢丰盛報祖宗之功德謂其不造語而体面大又嘗愛子由行詞有云養德丘園本無求於當世書名史策恍若疑其古人

詩曰燕及皇天又曰誕彌厥月而介甫賀進築熙河表云旌旛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洲明子美無已三人作九日詩大槩相似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此淵明所謂塵爵耻虛罍寒華徒自榮也無已云人事白生今日意寒花秭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

舉俗愛其名也

介甫當國喜言農田水利有獻議梁山灤可涸之以為田介甫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以問劉貢父曰此事楊蟠無齒貢父退介甫思其說而不得呼其子旁問以語何意且出何書旁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旁以父之問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楊蟠抗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孰識之今欲涸湖為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倒

東坡詩云卧石寬閑五百弓汪彥章啓云嗟甫里

百弓之別野七尺二寸為一弓事見譯梵一尺八寸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今通鑑二百四十八卷會昌五年祠部奏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注下亦詳史炤釋文引薩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靜處為蘭若今以唐尺計之蓋二里許也

或問何謂雙聲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路又聰鈞輶格磔聲上句疊韻下句雙聲也何謂蜂腰鶴膝曰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前一聯蜂腰後一聯鶴

膝也

近世蜀人多妙於四六如程子山趙莊叔劉韶美黃仲秉其選也然未免作意為之者張欽夫深於經學初不作意於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紹興辛巳年其父魏公久謫居永州得旨自便欽夫代作謝表自叙有云家國異謀固難調於衆口天目下照夫何歉於一心茲蓋皇帝陛下休亮之仁行禹之智微彰以道必因天地之時動化若神孰測風雷之用其辭平其味永其韻孤豈作意為之者時年二十九

李方叔之孫大方字允蹈少時嘗作思故山賦諸公間稱之以為似邢居實晚得一鵬冠今為雜買場寄予詩一篇多有警句如三百年來今幾秋天地自老江自流如笛聲吹起白玉盤正照御前楊柳碧如可憐一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如後院落花人不到黃鸝飛下石榴陰大似唐人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四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五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傳

張魏公傳

張浚字德遠漢之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皋之後祖紘嘗舉茂材異等父咸舉進士後擢賢良方正異等浚四歲而孤母計守志鞠養雖幼行直視端儼如成人識者知為遠器甫冠入太學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參軍荅州司錄靖康文元召除太常寺主簿張邦昌僭竊浚逃大學中

聞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星馳赴焉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嘗奏事 高宗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詆毀朕躬亦不加罪汝請宣布中外以勸言者時乘輿在維揚久之中外竊議以為上將安居焉者汝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明詔令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大咈宰相意請補外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 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為朕留汝頓首泣謝除御營

使司參贊軍事汝念虜騎必至而廟堂不為備力言之於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不答三年春虜果犯維揚 乘輿渡江行幸錢塘留朱勝非吳玠禦虜臣汝同節制平江府秀州江陰軍軍馬已而勝非召赴行在汝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焚剽汝散金帛招集事甫定會三月五日苗傅劉正彥作亂脅立 皇子 隆祐皇太后垂簾同聽政

高宗退處睿聖宮改元明受赦至平江汝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宜傳等以檄來汝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張俊為秦鳳

路總管將萬人自中途還浚念高宗遇俊厚而
俊純實可謀大事握手泣語之故俊亦哭浚曰浚
即起兵問罪俊喜再拜因徧檄其師呂頤浩在建
康劉光世在鎮江浚以書約其兵來會傳正彥等
胥朝廷召浚請行在所浚奏張俊軍驟還宜少留
尉撫之因命俊分精甲二千扼吳江即上疏請復
辟仍以奏草報諸路又令蜀人馮輔持書往諭傳
等俄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人馬詣

行在所浚復言不可離平江狀會韓世忠舟師抵
常熟張俊喜曰世忠來事濟矣亟以白浚浚以書

招之世忠至相對慟哭世忠曰願與張俊身任之
因大犒俊世忠將士浚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
今日之舉孰逆孰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又曰若
浚此事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等不然一有
退宿悉以軍法從事衆莫不感憤浚令世忠奏以
兵歸闕而密戒其急至秀據糧道以伺軍至浚又
恐賊急邀東輿入海遣官屬募海舟皆集傳
等遣大兵駐臨平浚為蠟帛書募人持付臨安守
臣康允之等俾勿驚衆輿韓世忠至嘉禾稱病不
進日造攻具傳正彥等大懼亟除俊世忠節度使

謫浚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世忠皆拒不受
二十四日呂頤浩劉光世踵至二十七日乃傳檄
中外浚率諸將相繼以行傳等聞師且至憂恐不
知所出馮輔以浚意說宰相朱勝非率百官請復
辟四月二月浚至嘉禾奉復辟手詔三日進次臨
平傳正彥逆黨屯距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
傳正彥脫身遁是夕除浚知樞密院事翌旦浚與
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 高宗再三問勞曰
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朕方啜羹小黃門忽傳
太母之命言不得已貶卿郴州朕不覺羹覆于手

今其迹尚存念卿被責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後殿
過宮庭日 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
見卿過度矣解所服玉帶以賜傳正彥既敗走閩
中浚命世忠以精兵躡之並獲于建安檻以獻與
其黨皆伏誅 乘輿方經理東南顧關陝之重未
有所付浚亦以中興之功當自關陝始慨然請行
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命以便宣黜陟將御
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來朝浚疏其通虜
從偽之罪呂頤浩請留浚委以誅瓊而後行在道
婁言於 高宗願休乾之剛以大有為謹左右之

言學集卷之五十五
四
微而杜其隙聽言之道在親君子而遠小人責大臣以身任國事 高宗手書嘉納焉先是

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幙府於秦川別屬一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從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以十月抵興元時虜已陷鄜延驍將婁宿李重引大兵渡渭犯永興諸師莫肯相援浚至甫旬日即行關陝問風俗斥姦賊搜豪傑諸帥聽命謀告虜將寇東南浚即命諸將整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已而虜果入

寇渡江四年二月浚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虜北歸乃復還請幸關陝為定都大計是月虜益兵欲必取環慶浚章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挫時聞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為牽制之舉浚之始行 高宗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詔浚以時進討浚遂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虜大恐急調大酋兀朮等由京西來援九月大戰于富平涇原師劉錡身率將士薄虜陣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技望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浚斬哲以退保興州命吳玠聚涇原兵于

鳳翔和尚原守大散關以斷賊路命關師古等聚
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命孫渥賈世方等守階成鳳
以固蜀口虜輕兵至輒敗浚上疏待罪

高宗手書尉勉焉紹興元年五月虜酋烏魯却統
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連戰三日虜大
敗走八月兀朮復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
玠及其弟璘邀擊復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祝鬢
鬚而遁制加通奉大夫尋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
度使賜手書遣中使宣旨浚遣兄滉及屬官奏事
行在所 高宗喜恩意有加浚在關陝三年以新

集之軍當方張之虜蚤夜訓練以劉子羽為上賓
子羽忠義有才略任趙開為都轉運使開善理財
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
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曲端逐
其帥王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
心張忠彥等降虜端與知之浚送端獄論死西北
遺民間浚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形
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浚承制黜陟悉本
至公雖鄉黨親旧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
於幕府而不得者謗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而任



劉子羽吳玠趙開為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遣王
似副浚會虜大酋撒离喝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
金商入寇破金州奪饒風嶺先是浚命劉子羽為
興元帥至是子羽約吳玠同守三泉守禦甚固虜
至金牛知三泉有備又聞子羽遣銳師襲已懼而
引退王師掩擊其後斬馘及隨溪谷死以數千計
浚聞王似來未解兵柄呂頤浩朱勝非不悅浚月
毀之詔浚赴行在所浚力丐外祠 高宗弗許四
年二月浚至御史中丞辛炳率同列劾誣以危語
六月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居福州浚知虜

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
極言其狀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繇
數路入寇 高宗思浚前言之驗策免宰相朱
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及召浚以資政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既入見復除知樞
密院事 高宗親書降詔辨浚前誣仍榜朝堂浚
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維
楊浚遂疾驅臨江召大將韓世忠張浚劉光世與
議且勞其軍留鎮江節度之兀朮聞浚至一夕遁
高宗遣中使趣浚赴行在所五年二月除宣奉大

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
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以正原本書王朴平邊
策以獻 高宗還臨安浚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
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諭 上肯使舉軍前屯
楚州以撼山東世忠即日渡江巨寇楊么據洞庭
朝廷屢命將攻之不克浚自請以盛箕乘其怠討
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人乃楊么遣為謀者給
以文書俾分示諸砦諭以早降皆驩呼而徃五月
至潭遣岳飛分兵屯鼎豐益陽賊魁相繼請降衆

二十餘萬浚一以誠信撫之六月湖寇盡平遂奏
遣岳飛之軍屯荆襄以圖中原自鄂岳轉淮東會
諸將大議防秋之宜 高宗遣中使賜手書促歸
制除浚金紫光祿大夫浚力辭不拜請以其恩封
其母十月至行在所 高宗勞問曰卿暑行甚勞
然湖湘群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
也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浚言自古小人之陷君
子必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
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趨向亦同何朋黨之有
焉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而已或故為

小異以彌縫其事或表裏相符以信實其言人主
於此何所決擇哉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
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天下國家非
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正而象以為
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力行善道而未
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攷其心則
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
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方其一念
之正畫而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畫而
為陰否自是而起矣 陛下能日新其德正心於

上臣知其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
願 陛下常思其否焉又言今日之事雖有可為
之幾而其理未有先勝之道蓋不在於交鋒接戰
之際而在於得天下之心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
哉心念之間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
皆曰吾君孝悌之心寢食不忘 父兄則當思共
為 陛下雪讎耻矣皆曰吾 君之朝君子在位
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則有才智者悉思
盡其力矣皆曰吾 君棄珠玉絕玩好賞不予幸
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 君言動舉措

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
矣如是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
下百姓之心日以歸夷狄聞 陛下之盛德知中
國之理直則氣折志喪 陛下何為而不成乎不
然疑似之心毫髮著見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天
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怒異日事乖勢去禍亂
立作足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憂大
逆之徒陳兵闕下旁引他辭其監不遠也為人上
者其可不兢畏戒懼耶又言聰雜則易惑多畏則
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

是以自昔人君修己正心惟使仰不愧于天俯不
忤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姿為所當為曾不
他卹 陛下聰明睿智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
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幾之暇保養天
和澄淨心氣庶幾利害紛來不至疑惑以福天下
召對使殿問所宜為浚旣面奏後條列以進號中
興備覽凡四十一篇 高宗嘉歎置之坐隅浚以
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請親行邊塞部
分諸將六年正月至江上勝豫僭逆之罪命韓世
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

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

高宗遣使賜浚御書裴度傳浚請乘輿以秋冬幸建康浚復渡江遍撫淮上諸戍七月詔促浚入覲八月至行在所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偏地至蔡州浚復力趣建康之行乘輿九月朔進發浚先往江上劉豫及其姪玠挾虜來寇浚以書戒俊光世令進擊又令楊沂中往屯濠梁劉麟渡淮南涉壽春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引兵退保趙鼎及食書樞密院事玠彥質移書

抵浚欲召岳飛兵速東下又乞

高宗親書付浚

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為保江之計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江南其可保乎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玠何所制

高宗手書聽浚楊沂中以十月抵濠州浚聞劉光世舍廬州而南疾馳至采石令光世之衆渡江者斬光世聞浚來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劉玠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大破玠於藕塘玠僅以身免麟拔柵而遁高宗遣內侍賜浚端硯筆墨刀

劍犀甲且召浚還至平江班見 高宗曰却賊之
功盡出卿力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
事不偶則不起三歲之間 陛下一再進撫士氣
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 高宗幡然從浚計
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浚獨相以親民之官治
道所急而比歲內重外輕遂條具郡守監司省郎
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
皆從之七年正月以去冬却敵之功制除特進浚
懇辭先是祿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浚辭不獲
即求流貶兄滉至是 高宗謂浚曰卿每有遷除

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未安浚乃奉詔問安使
何薛婦報 徽宗皇帝 寧德皇后上僊

高宗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 天子之孝與士
庶不同必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
天下塗炭願 陛下揮涕而起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乞降詔諭中外 高宗命浚草以進其辭哀切
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
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浚獨身任之人情
賴浚以安每見必深言讎耻之大反復再三
高宗未嘗不改容流涕時 高宗方厲精克己戒

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肯徃徃命浚草之四方災異浚必以聞祥瑞皆抑不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其狀高宗罷光世而以其兵屬督府浚命參謀軍事兵部尚書呂祉徃廬州節制浚又自徃勞之人情初無他而密院以握兵為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鄴瓊副之浚歸奏其不然瓊亦與德有宿怨自列於御史臺乃更命張俊為宣撫使揚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殺呂祉以歸劉豫浚引咎求去

位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偽地間豫會瓊等叛去浚復遣間持蠟書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虜疑豫遂廢之臺諫交章詆浚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於是趙鼎復相兼興自建康還臨安九年二月以赦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大學士起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時秦檜得政始決和戎之議虜遣使來以詔諭為名浚前後五上疏爭之十年正月 高宗遣中使撫問時虜敗盟復取河南浚

奏願因權以制變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
又條畫海道舟楫利害甚悉 高宗嘉浚之忠遺
中使獎諭浚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
以俟朝命在郡細務必親訟清事簡山海之寇招
捕無餘間引秀士與之講學閩人化之十一年十
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
奉朝請十二年 太母璽輅來歸制封浚和國公
十六年彗出西方浚上疏力論時事浚又以天申
節手書尚書無逸篇以進為賀秦檜大怒令臺諫
交章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

二十年九月徙永州浚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
自脩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民
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
下有張都督也每使至虜虜主必問浚安在先是
虜載書有母易大臣之語蓋憚浚復用也於是檜
令壹臣王珉徐嘉每彈事必及浚至謂浚為國賊
欲必殺之又令張柄知潭州汪召錫為湖南提舉
以圖浚又令張常先為江西轉運判官治張宗元
獄株連及浚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
浚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一時賢士檜所惡者凡

五十三人皆與焉會槍死 高宗始親庶務復浚
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喪母將歸葬浚念天
下事二十年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元顏亮
篡立勢已驕悍浚憂之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
以居喪歸蜀會星變詔求直言浚慮虜數年問其
勢決生隙用兵而吾方信虜蕩然莫備乃復言願
法湯文事葛事狄之心用勾踐事吳之謀以和為
權鑒石晉之事契丹以和致敗大臣沉該乃侯高
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虜初未有釁而浚所奏乃
若禱在年歲者或笑以為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

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
官奉祠庚辰秋冬 朝廷間虜有異志中外表疏
請還浚相位者不絕三十一年春命浚自便浚歸
至潭奉欽宗諱號慟不食又聞虜有嫚書不勝痛
憤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而亮兵大入中外
震動十月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充
斥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兵退歸鎮江遂命浚判建
康兼行宮留守浚被命即首途至岳陽遇大雪亟
買小舟冒風濤而下時道塗之言傳聞日異中外
危懼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不少顧過池陽

閻亮死然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
浚渡江犒之一軍見浚驩呼增氣虜喘恐即遁去
浚至建康請 乘輿亟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
儲待以須不半月而辨軍民特以安三十二年正
月 高宗至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見浚以手加
額 乘輿入行宮首見浚浚言國如身也元氣充
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
財用皆壯元氣之道 高宗嘉納之 乘輿還臨
安將行勞浚日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四月命
浚經理兩淮繼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

軍屯駐軍馬時虜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
張子蓋往救大破虜衆浚以軍籍獨寡請招集忠
義未歸之人及募淮楚壯勇之士以充弩手未幾
成軍又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
莫如車乃令陳敏專制弩治車且請東屯盱眙楚
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外可以塞虜寇
之糧道內可以接大兵之氣勢益募福建之海舟
由東海以窺東萊由清河以窺淮陽張子蓋自鎮
江來謁浚與圖取山東之計奏乞益以精甲俾屯
淮上 上即位浚首言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采

之事詔從之 上自藩邸熟浚德望臨朝之初顧
問大臣咨嗟歎息召浚赴行在所賜手書未至
國門遽趣三四既見 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
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再三浚言人主以務學
為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
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為嗜慾
私溺所乱則失其公理矣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
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
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又言今日當如創業之初
每事以 藝祖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

見 上天錫美武力陳和議之非勸 上堅志以
圖事制除浚少傳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
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薦陳
俊卿為判官徵徃江上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
洲采石下浚議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虜
以削弱之形急軍民戰守之氣一有緩急誰肯守
淮者不若先城泗州浩既為參知政事浚所規畫
浩必沮撓如不賞海州之功沮死驍將張子蓋散
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為也先是洪邁張掄使虜回
見浚具言虜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請不當

後遣使而浩議遣使報虜以登寶位浚請毋庸遣
竟遣之虜責舊禮不納而還十一月 上召俊卿
及浚子棧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
心用師淮壘進舟山東以遙為吳璘德順之援
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
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契丹酋窩幹起兵攻虜為虜
所滅其驍將蕭鴟巴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浚請
厚撫之詔浚擬官以聞虜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
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虜不敢動第文
移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虜詐不當為動

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制除樞密使都督建康
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時虜將萬戶蒲察
徒穆及偽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
壁浚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會主管殿前
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搆二邑之策
浚具以聞 上手書報可三月召浚赴行在所浚
中道上䟽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
未洽宿敵未革揆之廟勝深可疑者願發乾剛奮
獨斷盡循 太祖 太宗之法 上謂浚當先圖

兩城邊患既紓弊以次革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
靈璧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浚自往臨之以軍事
利鈍難必乞上以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
座右又以 上肯出旗榜軍前慰安百姓李顯忠
至靈璧敗蕭琦邵宏淵圍虹縣降徙穆周仁乘勝
進克宿州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
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克捷浚恐盛夏人疲
急召顯忠等還師而 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
達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
未決謀報虜益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虜亦

解去時浚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傳言虜且至浚
亟北渡淮入泗州城撫歸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
罪 上手書撫浚後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為本
罰之所行當自臣始 上手書報從其請降授特
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議者
非議百出 上又賜手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
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月舉事之初朕與
卿獨任之今日亦須朕與卿終之荐遣內侍勞浚
浚留真揚大飭兩淮守備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
保浚徙家惟揚衆情始定於是浚又第諸將乞以

次行罰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
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兵形勢修濬
關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陽馬軍壽春由是兩淮
守備寢固 上復召桾奏事浚言自古有為之君
必有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使浮
言異議得以動搖今邊隅猶定軍旅猶整而臣以
孤蹤跋前疐後動輒掣肘

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 上覽奏謂桾曰雖乞
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
所惑 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每遣使來

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八月有 旨復浚
都督虜元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密院欲索四郡
及歲幣且云今茲治兵決在農隙浚言虜彊則來
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 朝廷欲謝遣來歸之
人其已至者悉加禁切浚言 陛下方務恢復乃
於降者而首疑之時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
遣盧仲賢持書報虜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委信
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 朝廷復遣王之
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
赴行在奏事至鎮江以論議不合乞罷機政

上賜手書報以面議既入見 上諭浚以欲專委任之意浚復力陳和議之失 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

上與浚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十二月制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

上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虜械胡昉等 上聞之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三月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浚又言當詔之望等

還 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與聞大駭力爭乃與其黨密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自浚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要害之地城堡皆築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及是浚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躍思奮虜聞浚來亦撤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

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
節度浚又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琦盡
統契丹降衆且以檄喻契丹虜益懼思退乃令王
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又令尹樞論罷督府
宣力屬官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浚奏留
張深守泗不受趙卨之代為拒命又論乞罷浚都
督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言者誅浚愈力左司
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不當去國

上謂良翰曰當今人才孰踰魏公卿宜徧諭侍從
臺諫使知 朕意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

上察其誠欲全其去四月制除浚少師保信軍節
度使判福州 朝廷遂決棄地未和之議矣浚懇

辭恩命改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子以家事付兩子
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 祖宗之耻
即死不當歸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八月二
十二月寢疾後七月呼子栻等于前問 國家得
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兩日贈太保後五年 上追思浚
忠烈加贈太師賜謚忠獻浚自幼即有濟時志不
觀無益之書不為無益之文孜孜求士尚友以講

明當世之故在京城親見 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艱難危疑人所畏避則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戎之說浚獨以虜未滅為念晚志益確雖不克就然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知有君臣父子之道論事 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修德畏天至誠無倦為先紹興間力挽耆儒實之講筵至隆興罷政猶惓惓勸 上講學紹興之日食隆興之飛蝗率上疏請修德以弭變又以諸副為天下本自在川陝即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為

相後陳 宗廟大計及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傳又薦朱震范冲充訓導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人主居之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若居臨安內則易以安肆外則難以號召中原故自紹興至隆興婁以遷幸為言稟性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宋齊愈罷其政及大赦綱貶海外獨不原浚為請得內徙韓世忠軍士剽掠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獨稱世忠勇可倚以大事兄滉以才學為 高宗所知賜進士第後省繳駁浚言不可以臣故違後省公議其輔政以人才為急與趙鼎

當國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為小
元祐至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挫折不撓者數十
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
一時名士其後多至執政侍從尤善於撫御將帥
而知其才始在關陝吳璘由行間識擢卒有大功
於蜀劉錡晚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任歸薦于
朝卒成穎昌之奇功 高宗嘆息謂浚知人其他
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彥俊皆為名將大抵浚之
用心以致君堯舜之道為已任以春秋復讎之義
為已責以未復 祖宗之境士為已憂議者謂其

論諫本仁義似陸贄其薦進人才似鄧禹其奮不
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賊死而後已似
諸葛亮云事母至孝及出身為國離母七年為宣
撫日始迎養于閨中暨在相位始遣人迎於蜀彗
星之見浚將論時事恐為母憂其母見浚瘠問故
具以告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
鉞不忍不言以負 陛下浚意乃決母喪浚踰六
十哀毀不自勝於兄滉交弟尤至教養其子如已
子置義莊以贍其族及母族昏喪皆取給焉生無
玩好視天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起居皆有

常度在餘于未疾之前溫恭朝夕無一毫倦怠意
浚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語孟子奏議
務垣明不為虛辭口占成文不易一字有紹興奏
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并雜說共
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書詩禮解又三卷
文集十卷藏于家長子枋自有傳次子杓以才諧
稱今為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

張左司傳

張枋字敬夫父浚故右僕射魏國忠獻公也生有
異質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常令在旁教以忠孝

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宏講求程顥及
頤之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指枋默然若有得者
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枋益自奮屬取友四方初
造深遠卒歸乎平易篤實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
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
上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已任浚
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
枋以藐然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莫府諸人皆
自以為不及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上即進言
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

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 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浚辭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和虜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浚已沒枻不勝君親之念甫襄事即拜疏言吾與虜乃不共戴天之讎異時 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故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也今雖重為群

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感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彊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服除久之劉珙薦於 上 上亦記其前日議論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入奏時宰相自任以恢復之說且謂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意枻不答見上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

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胸中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局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至郡問民疾若首以丁鹽絹錢太重為請得蠲是歲之半明年召為吏部員外郎兼權起厓即時宰相謂虜衰可圖建遣使往

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敵者皆斥去之於是扶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扶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扶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扶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

上為默然扶因出所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乖而

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
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陳決機之月今日
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庸人不與通
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
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旦必治其實而
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 上為改容
歎息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 上面諭當以為講
官冀時得晤語廟堂用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
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杖為 上言之
上曰正志以為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對曰

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
闕則不過功為之名以取之於民耳 上聞之矍
然顧杖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
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
如杖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因講詩
至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
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
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
休蠶織而為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可見因推廣
其言上陳 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

擾民之害 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知閣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杖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請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 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杖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於是 上意感悟命得中寢明年乃出杖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誼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杖在朝未暮歲而召對六七杖感 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

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說諛之意宰相益憚之從臣有忌之者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去之杖退居長沙待次三年淳熙改元 上復念杖詔除舊職改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 朝廷絕遠土曠民貧常賦不支異時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故州粗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漕司又取其半州既不能盡運而漕司又以歲之常責其厘息於是官高其估抑賣於民而公私兩病矣杖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事出其所積緒

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為諸倉煮鹽之本一為諸州運鹽之費請立法自今漕司敢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者論以違制敢以資宴飲供問遺者論以賊詔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徼外群蠻尚讎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為暴而州兵皆脆情又乏廩給死亡不補鄉有保伍名存實亡邕管斗入蠻中最高為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特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為藩蔽而吏部以資格注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杖乃簡閩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仇健者為効用令親兵摧鋒等軍日習月按悉禁

他役視諸州有兵食不足軍實不治者更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効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鄰毋相殺掠立之恩信謹其禁防示以形制於是內寧外服莫府無南鄉之慮 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邕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扶究其利病得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邕則瀕江有買船之擾綱馬在道則所過有執牽之勞其或道死則抑賣其肉首奏革之

其他姦弊細碎皆究其根宄事為之防諸蠻感悅
爭以其善馬來歲額先辦馬無滯留亦無道死
上聞扶治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承事即直
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
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而府縣徃
徃縱釋以病良民扶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
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群盜遁去扶又益為教
條喻以利害俾知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
罪於是一路肅清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
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親勇民兵扶既以禮

遇諸將得其驩心而又加卹士伍於是將士感悅
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均犒以相激厲修義
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肄武大閱於府面加慰
諭勉以忠義隊長有功奏之補官戎政月修士心
感奮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為義勇者扶慮其擾
丞閱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為義勇副軍別置
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他悉
無有所與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募游惰
號刀弩手扶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準姦
民出塞為盜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得

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杖曰 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疆場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請於朝以熟為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杖劾大辯詐諉凶虐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屢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天辯易他郡蓋宰相忌杖者沮之云杖自以不得其職數來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杖為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未拜命而卒病且死手疏勸

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以固丕圖天下誦之年四十有八上深悼之四方賢士大夫徃徃出涕相弔而江陵靜江之民皆哭之哀杖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請理精信道篤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奮厲朋決無毫髮滯吝意所至郡必葺其學校暇日召諸生與之講學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必隨事教以孝弟忠信至於昏喪之法風俗之弊且為條教擇耆文為鄉老授之憂楚使以條教訓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為浮屠

父死不奔喪為移諸路俾執以付其家官吏有犯
名教者皆斥遣甚者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
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毀淫祠前後百數至社
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則兢兢焉其水旱禱祠無
不應者所著論語說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皆
成書其他如詩書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皆未
及更定云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
心之所當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
此栻講學所得之要也子焯承奉即蚤卒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六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傳

李侍郎傳

李椿字壽翁汝州永年縣人父升進士起家以廉
正稱靖康之難汴都不守虜大掠升護其父恭以
背受刃與其長子相繼卒椿殯三喪侍後母張避
地邇湘隴領備嘗艱僮用父遺澤補官初調潭州
衡山縣尉丁母憂服除調桂陽監司理參軍臨武
寇作求盜者會致五十九人鞠之才六人抵死又

誣為官軍鄉導者父子三人通寇釋之調衡州軍事判官邵守陳正同怒永民張巨泗誣以死刑椿鞠其獄竟直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豪民執偽奏奪陳氏田陳父子斃于獄妻又將斃辯其偽取田歸陳氏元顏亮將渝平丞白守宣近江宜為備因為經理繕城池葺軍械料民兵宣特以無恐張浚節制兩淮軍馬辟充準備差遣浚拜宣撫使又拜都督連辟椿為屬是時賓贊之盛皆一時選至經營兩淮形勢事宜綏流民布屯戍詞軍情砦山水溢險要涉歷周遍規度精密皆椿力也癸未之

春將臣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下其議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丞移書浚之子拭言藩障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論議未定彼逸我勞雖得地必不守未可動也歸至合肥師已行矣復致書於浚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毋損威重俊皆如椿言是冬浚入覲事小異椿勸之去來年春浚出視師小人之黨已勝浚跡甚危而浚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誓當捐軀死而後已椿又連書趣之去初椿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未赴召對除知鄂州

至鄂首行墾田復戶數千曠土大闢軍民有爭一
裁以法主將收服以治理聞移廣南西路提點刑
獄決前使者未竟之獄縱釋數十百人盛夏行部
屬毒弗避牢戶慮問人人諄悉退閱文牘一夕千
紙廢發運司所徼昭州金坑禁瓊管仕者買土物
徼移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許奏事行及近甸屬時
宰方謀逐正人逆忌公促便道之部抵鄂會歲大
侵官配民備米賑糴民爭於糴而官下其估商舟
不至米益踴貴椿損強配之數弛裁抑之直未幾
四方之米輻湊賤十之三漕計之數常賦有定數

乃有歲糴代發之米凋殘未盡復乃有增起二分
之錢椿奏乞蠲其額寬其期又椿奏壅滯請通以
錢和糴侵民請從市直監司行部多從吏卒擾州
縣椿單車以行不將一輩所至之州就取吏卒以
為使令又前戒吏具所當問事各條列為籍按之
以問無徼相通為姦携私錢自給一不受餉召為
吏部負外郎頃之因議郊赦有蠻人讎殺並與釋
罪者椿白執政曰此椿在廣西因李扶事一時有
請耳非可常行也當刪執政愧謝曰都司無人除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時張說余書樞密會小吏

有持南丹州莫商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
椿白說邕遠宜近官非不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
哉莫氏方橫奈何導之以中國地里之近請治小
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議募民為兵以所募多
寡之數立為賞罰之格以勸沮州郡椿白說賴吉
撫漳汀等州俗勁悍募之易也湖北瀕蠻京西淮
南凋敝恐有以捕為募者必驚擾請毋限額積兩
事忤說說語人曰吾乃無一可耶椿不自安驟請
補外上疑之以問執政參知政事鄭聞以實奏
上令諭以安職未幾說罷遷左司員外郎兼權檢

正深嫉吏姦每裁正之輪對言三衙諸衛沿江蜀
漢之兵有用之兵也當益者也諸州將兵禁廂兵
無用之兵也當銷者也然銷之有道死亡勿補二
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兵矣異時寧以沿江蜀漢
之兵分屯諸州可也又言穀帛本也錢末也今穀
帛之稅變而為錢此穀帛所以愈輕而錢愈重民
何自而不貧願正賦法更祿令多界之以穀帛而
寡界之以錢請補外降真龍圖閣知隆興府江南
西路安撫使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又改都大提
舉四川茶馬俄復歸湖南建請減桂陽軍月椿錢

歲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免戶部配糶萬乳香
衡嶽廟火椿言廟海火天寔戢其非制請除壇以
祭而不屋毋違典禮毋煩財力不報茶寇作帥臣
絀椿被 旨權湖南安撫時江西兵已集寇執僭
謀復乘隙徑湖南擣嶺外公當敗衄之餘兵備單
弱遣一將將數百人捍禦干攸茶陵安仁郴桂陽
之境捐授合事宜寇卒不能再至事平請諸

朝歲分兵以戍湘陰平江益陽龍陽產茶之地召
歸首言軍政之敝曰近者鄂渚大軍三千捕茶寇
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尚爾如大敵何上乃得盡聞

外間軍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
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月或兩月歎曰真國非其
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以為一年之蓄又請自
南庫給錢以為糴之資又請糴洪吉潭衡軍食之
餘及鄂商之舟及取江西湖南北寄積之米自三
總領所迭輸中都又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
用一月營一月之粟帑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
而未有豐儲倉之積錢有南上庫之積所謂積者
本非有餘也移東就西耳 朝廷之與戶部遂分
彼此告借之與索償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

延齡者願懲佞臣之欺革而正之皆不果用臨安
擇守椿在議中參知政事李彥頴曰李椿於人無
委與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異時
守臣走權門奉約束民事一付吏椿身親文牒簿
書不避浩繁寡弱得伸權貴屏息私謁不至故事
府有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謁椿弗謁怒因諭
旨故遷延以相沮傷椿白廟堂無所用承受
德壽宮送內人四輩鞠火事實甲遺爐而誣乙一
問得情市有火迫大閤之舍怒抹者不專遣兩親
卒至府庭趨驪椿奏下兩卒大理大理觀望覆逮

府吏卒椿即委府職於其貳而自如有

旨杖兩卒釋府吏卒抗僧跌蕩憑藉私字數百因
有姦事椿悉取其字以舍中都官旋解府事椿在
府止三月云因轉對言易二五剛柔之義曰以九
居五以六居二位當之卦十有六宜無不利而辭
多艱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位不當之卦十有六宜
有悔咎而辭多吉蓋君以剛健為體以虛中為用
用虛中以行其剛健臣以柔順為體以剛中為用
用剛中以守其柔順

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其剛健之德矣未見剛中

以守柔順之臣臨九二未順命者剛中之臣也邈
六二固志者柔順之臣也願觀象玩辭取九二剛
中之臣或未即順命究其義而無虧則信而任之
察六二柔順之臣或挾情固位而無所執守則踈
而遠之執政滋不悅久之未去除江南西路轉運
副使還前職辭行 上曰卿未可以遠去改知婺
州進職秘閣修撰初至訟牒日五百久之猶二百
率閹竟乃退食償戶部積負二十萬緡

詔償婺市皮角若干而筋居五千斤椿奏一牛之
筋四兩是屠二萬牛也 上為收前詔除吏部侍

郎言民貧多盜非國之便願令有司各疏冗食之
可省者監司䟽一路守臣䟽一州上于

朝議而省之 上善其言委椿䟽婺州事上之椿
為吏部請薦舉陞改奏狀限半年而達以革欺奪
選人酬賞許後收用以勸勞効戶部酒庫監官不
許辟舉以公銓選秀郎館客周荃特注湖州戶掾
椿言荃未銓試且衡待次人闋選法奏改負外置
不預事 上親慮囚命椿與張掄叙囚徒掄官

承宣使奏牘欲列名椿右椿不可白丞相丞相令
先掄椿退謂權要特恩不足怪廟堂曲徇為可畏

草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之上但使事以閣門副侍郎耳所被 旨臣名實在上不可不正章未達而事聞掄丞罷時

上獨搯機務羣臣媿免椿言天下國家譬之一身君為元首而在上臣為支體而在下故有腹心之臣股肱之臣手足爪牙之臣耳目口舌之臣易經八卦亦曰乾為君為首坤為臣為腹六子為足為股為耳為目為手為口今

陛下焦勞於上百官逸豫於下號令未允輿議則曰出自 上意除授不貳衆望則曰命由中出大

臣不弼侍從不規給舍不駁臺諫不論是人君獨任一身之責也願体乾剛健委任責成使腹心股肱手足爪牙耳目口舌之臣各盡其職侍衛司兵因競而碎僧寺新補軍頭乘忿而剽都市

朝廷不深治椿舉張昇之事為戒言官彈劾不勝去職所從風聞者坐黥隸椿言非置臺諫為耳目之本意軍中結邏者以搯主將擯擯播椿請嚴階級之法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官官之盛衰繫有國之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群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

今畏之矣未甚惡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願官置蠶室而限其數復祖宗之制官高者補外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預於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上聞靖康明受之事頗覺久之曰朕幼亦聞此網疏袖中最後為上極言邊備以爽為論曰敵有強弱猶爽之有優劣奕固以優劣為勝負而又論先後焉此易之所以貴乎豫今春虜加無禮於吾使人所以備之不可不豫歷疏保淮之地有八曰楚曰盱眙曰招信曰濠曰渦口曰

花壓曰正陽曰光保江之地有四曰高郵曰六合曰巢湖口曰北狹關若保淮之計今之事力或未能及則保江之計在所必守吳事如此近事如此又襄陽宜屯一軍應城以為近援又荆南屯軍宜徒江之南以備呂蒙取關羽之故智又論瓦梁濡湏之形便上與往復商略椿以病賜告請奉祠弗許既朝謁力請甚哀上察其誠惻然許之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將發賜尚方珍劑當塗寔采石重地上意屬以一面椿請有機密章奏願從通進司以聞皆從之既至力圖上

流之備上言州管禁軍舊籍二千七百而贏今裁一千一百而縮欲募若簡橫江水軍千人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以直裕溪上可以援東關濡湏下可以應采石又言采石水軍舟多卒少欲以步卒之半為水戰之用或擇利而進則舍舟登岸不專采石之備而為往來巢湖必保濡湏之計又言沿江津渡宜隸南岸時和州利筭商船開支港首尾屬之江椿曰是自隱天陰也奏之上亟遣塞之居歲餘年六十九即請老上初惜其去章三上乃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二年湖南謀帥兵役之後

思有以鎮安之

上以椿為重厚遂落致仕進顯謨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再辭不得請乃強起至亡幾何悴者蘓疑者釋徼如盛時朝廷下府議復稅酒椿定其議府貫民物積不償者椿至一錢悉償之斗酒千錢亦不妄用故人賓客助以私財縣有羨賦州竭取之縣以不可為椿歸其半民事必躬剖決如縣令然歲旱振廩勸分下一紙之令而定蠲租十一萬給常平米二萬糶又數萬民免流徙前守創新軍曰飛虎驩議未息椿曰長沙鎮壓蠻獫

枕湖院嶺二十年間至三乞師可無一軍且已費
縣官四十二萬緡何可廢也亦在馭之而已椿善
遇其將而責之訓屬俄而技擊精紀律明隱然為
疆軍異論帖息 上說進其將一官柳故多盜而
又厚賦民輸田租率一斛官取倍之又八斗椿曰
何自弭盜讀損之今為二斛而減其一斗焉民稍
寬未滿歲請復致其事 詔不可章又三上言極
危苦乃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年七十有三椿年
三十始學易有得不著訓傳或先儒未言則述之
在臨安奉 詔擇靈隱寺主僧椿復于

上願崇先王之道正人倫之本毋嚮度僧牒撤無
名佛屋漸汰游惰歸之農耒椿莊重簡淡巖然有
守泊然無欲而其中夷易平直廉不異衆介不絕
物不比權貴亦非矯厲每曰不幸值要人亦忍而
敬之 上嘗亟稱其樸直云椿嘗議渡江以來茶
法之敝謂官執空券市之園戶州縣歲額配之於
民卒有賴文政之寇請更法初廣西鹽法官自嚮
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以一路田租之米二
十二萬斛令民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米既為錢
二十餘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米

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民愈病久之鈔費售者三年
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糴官民俱便椿初在
莫府即建兩淮屯田之策欲令兵民雜耕以楚泗
滁濠之田給鎮江之軍廬壽無為之田給建康之
軍光黃之田給江池之軍襄郢安隨之田給襄郢
之軍俾之自耕自收其利軍分為二歲迭耕焉庶
幾地利闢邊儲廣軍士足乾道之初渡江四十年
矣北來諸軍率老且病於是立法汰去養之諸州
然廩給不時而諸州亦困新軍未戰而舊人已空
椿言已汰者宜善視之母使失職未汰者可勿汰

毋給全廩其子弟不願湮者以為効用毋失彊壯
可以收士卒之心寬州郡之力壯軍伍之勢又言
中原來歸者待之宜有別若河朔起事摧敗而來
者山東旱蝗流徙而來者逆虜入寇避死而來者
與大將通約先後而來者皆吾赤子其優之宜也
亦或可用也然優之之恩厚於正軍以急吾舊人
不可也薄於降虜以怒仗義來歸者亦不可也至
於遼東逃而來者符離降而來者蓋離敵之餘孽
也貸其生足矣宜悉置之江上諸軍下者分配部
伍之役高者假以添置軍職之名勿散之州郡勿

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民愈病久之鈔費售者三年
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糴官民俱便椿初在
莫府即建兩淮屯田之策欲令兵民雜耕以楚泗
滁濠之田給鎮江之軍廬壽無為之田給建康之
軍光黃之田給江池之軍襄郢安隨之田給襄郢
之軍俾之自耕自收其利軍分為二歲迭耕焉庶
幾地利闡邇儲廣軍士足乾道之初渡江四十年
矣北來諸軍率老且病於是立法汰去養之諸州
然廩給不時而諸州亦困新軍未戰而舊人已空
椿言已汰者宜善視之母使失職未汰者可勿汰

毋給全廩其子弟不願涅者以為効用毋失彊壯
可以收士卒之心寬州郡之力壯軍伍之勢又言
中原來歸者待之宜有別若河朔起事摧敗而來
者山東旱蝗流徙而來者逆虜入寇避死而來者
與大將通約先後而來者皆吾赤子其優之宜也
亦或可用也然優之之恩厚於正軍以急吾舊人
不可也薄於降虜以怒仗義來歸者亦不可也至
於遼東逃而來者符離降而來者蓋讎敵之餘孽
也貸其生足矣宜悉置之江上諸軍下者分配部
伍之役高者假以添置軍職之名勿散之州郡勿

屬之軍馬勿令出入於禁衛可也男二人毅夫正
夫椿居官儉而法官燭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
供張始至有新幣必撤而藏之以須迎新去之
日不私一物餽餉非律令所應受者率歸之公帑
素篤風誼同僚李燮死有女棄民間贖而育之嫁
之云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六終

第 35386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學
國短大
圖書館

928

セ

27

